

“多极化”、“全球化”、“一体化”关系辨析

李 兴

(北京师范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5)

[作者简介] 李 兴(1966-),男,湖北武汉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摘 要] 世界多极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政治表现,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多极化的经济基础,地区一体化既是全球化的区域表现,又直接构成了世界多极化的经济依托。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地区一体化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复杂互动,对立统一,并行不悖。

[关键词]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5-0757-06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World Multipolarization)、“经济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和“地区一体化”(Regional Integration)这几个概念使用频率很高,可以说社会各界耳熟能详。三者既是概念,也是过程。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

一、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一般认为,世界多极化是一个过程,是一种国际格局,是指世界多个力量中心同时并存,相互消长。经济全球化即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把全球经济纳入一个共同的世界体系。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看似矛盾、逆向,是一对悖论。因为全球化要求“同”,统一,一元,均质,致力于把全球经济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经济体系,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而世界多极化则突出“异”,多元,非均衡,不统一。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要求主权的让渡甚至分割;多极化的核心是政治,要求权利的平等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实际上,两者看似矛盾,悖论,其实并非不可理喻:(1)政治对于经济而言具有相对独立性。政治往往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最后和最终反映,经济虽然极度重要但并非全部,也并非唯一,有时也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何况经济的发展也有周期,综合国力中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军事、政治、科技、人口、面积、资源、外交等诸多因素。(2)世界经济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唯一的经济中心,而是多中心同时并存。西方经济体系内部存在不同的中心,如北美、欧盟和日本。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成立自己的地区性的经济联盟,如东盟,阿盟,非洲联盟。南亚、中亚、南美、中欧也成立了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也主张与东盟、上海合作组织分别建立自由贸易区。2001年,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世界经济全面下滑的情况下,作为全球化主导的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抬头。美国和欧盟都大搞关税壁垒。发达国家发展缓慢,发展中国家“赶超发展”,使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遭到了重创,而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经济体成为国际经济中的亮点^[1](第3-16页)。(3)世界上远非所有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西方经济体系包括美国经济也不能包含一切。

在全球化条件下,南北贫富差距拉大,南北之间的经济政治矛盾更加复杂多样^[2](第 1-2 页)。(4)全球化是一个趋势,但远非现实,各国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尽相同。如作为 WTO 之外的最大的转型国家,俄罗斯就认为自己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和经济传统,俄罗斯式的全球化具有自己的特色,不同于大西洋式的北美——西欧类型,反对单极独霸^[3](第 4 页)。(5)全球化过程中容易产生自己的伴随物——地区一体化和经济民族主义,从而导致政治民族主义,甚至出现自己的对立面——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弱势群体、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全球化往往伴随着本土化,“经济是全球的,而政治却是本土的”。政治是本土的,首先是因为人是本土的。全球化、全球问题导致全球治理提上议事日程,而全球治理具有不同的思维和发展模式。“全球治理当然会促进经济一体化,但同时它也反映、促进民族——国家利益,要甚于压制民族——国家利益”^[4](第 190 页)。这就激活了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力量,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6)全球化过程中伴随着不对称性。诸如挑战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民族主义、地区主义以及世界经济的双层结构(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冲突关系,特别是全球相互依赖和全球依附之间的自相矛盾,即处于中心的对称经济关系与处于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不对称经济关系的二律背反^[5](第 156 页)。全球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一体化和分裂化、集中化和分散化的统一。全球化的同时带来的“碎片化”,使地球上形成多个经济中心,进而形成多个政治中心,从而促进了世界多极化。全球化还导致全球贫富分化。“全球化看起来确实像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然而这是一个轻率而且危险的错误”^[6](第 215 页)。WTO 是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标志和表现,它使世界首先以 WTO 划线,把 WTO 成员国和非 WTO 成员国区分开来,然后, WTO 成员国中又划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及利益集团表现为不同的政治力量。例如, WTO 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就经常泾渭分明,例如在 WTO 坎昆会议上,在农业保护等问题上,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就与欧美发达国家形成了两个立场对垒的集团。

另一方面,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也是统一的,并行不悖的。

多极化是一个发展过程,全球化也是一个发展过程。多极化和民主化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人为地加速。经济全球化就是要使全球经济做大、做强,但做大以后的全球经济和资源仍然有一个分配和再分配问题,如何分配,什么时候分配,按什么方案分配?西方主导的分配不可能平均,更不可能完全公平,这就必然导致经济的不平衡,从而导致政治的多极化。全球化为多极化提供了社会经济环境,全球化的不平衡现象使多极化呈现出曲折性和复杂性。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关系发生深远的变化,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赖、相互协调成为主旋律。冲突和战争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世界多极化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

多极竞争、群雄并起反过来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全球经济对全球政治体系产生影响。但并非经济体系会一直支配政治体系。政治体系本身已经影响到了经济体系的本质、结构及其力量。国家的形式以及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可能已经确定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另外,全球经济体系与全球政治体系事实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7](第 191 页)。多极化是更大更高层次即全球层次上的一体化。有人可能感到迷惑,好像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合”,多极化发展的趋势是“分”,经济趋势与政治趋势不一致。这是个误解。其实多极化就是政治全球化的主张、政治全球化的旗帜。全球政治秩序不是要搞美国的一统天下,一个模式,而是要搞大家协商,多元共存,合作共事,公平合理地来共管这个世界,达到互动、双赢的最终结果。因此,多极化也是一种“合”的趋势,是保持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合”。

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一方面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加强,另一方面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以及国际政治的实用化和资本化。后者加重了全球化中的既得利益者——发达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分量。多极化是作为强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既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也是一种主观的愿望。

二、经济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成一个统一的、紧密联系的经济运行体系的过程,而“地区一体化”则是世界各国之间经济交往关系由国别差异所带来的制度障碍逐步被消除的过程。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区别在于,一体化所表达的是各国经济在内在机制方面的结合,而全球化所表达的是世界经济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大。全球化更多是一个客观过程,一体化则更多是主观意志的产物,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一体化是全球化的内在机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有很大区别。当今经济全球化已有相当进展,而严格意义上的地区一体化只处于起步阶段。

从全球层次来看,地区一体化意指分权、分散和分解,异质,是“分”的过程;而全球化意指集权、一致性,同质化,是“合”的趋势。从地区层次来看,一体化介于全球范围和民族国家之间,是“合”,全球化则导致不同的一体化,是“分”。既是“同质化”又是“分散化”、既是一元化又是“碎片化”、既是“合”又是“分”,是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共同特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就认为“全球化即世界各国更加紧密的一体化”^[8](第1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与一体化是相互联系的,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必要条件,一体化是区域范围内深化的全球化。

全球化与一体化互为表里。地区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反映,也是全球化的必经阶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区域的、低级的阶段,而是全球化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外在形态,是全球化往地区、深度方向的发展。地区一体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它必然要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地区一体化有促进作用,地区一体化借助于经济全球化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不断加强,全球竞争的激化,在全球经济缺乏必要的统一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情况下,对各国和各地区经济都带来潜在的风险和危机。反过来,地区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地区一体化会在总体上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其保护主义和排他性趋向也可能得到加强,从而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或趋势,在其发展中,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全球化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统一,即所谓“全球化地思考,本地化地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可以说,区域主义植根于全球化。

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掌握着主动权。而一体化中有很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欠发达国家唱主角的。超级大国不再从外部或上面驱动这一运动,“各成员国”被认为是主要的行为主体。保护主义压力和贸易冲突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在区域集团范围内进行组织。区域主义一般分三个层次:宏观区域,次区域,微观区域。全球地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有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不高的有东盟、阿盟、非盟、独联体等。APEC也是一种特殊的方式,即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大相径庭的地区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相互沟通,共同发展。还有很多的次地区一体化,如南亚经济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中欧、西非、中非、西非、环地中海、环黑海、环里海、环加勒比海等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等等。

美国著名学者罗斯诺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一体化与分散化、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同时并存,相互矛盾、冲突,导致世界政治的根本结构向两极化(two world)的方向发展,即从过去以国家为中心的单一世界中分化出来,向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state-centric world)和多中心的世界(multi-centric world)并存的格局演变^[9](第8页)。

地区一体化也有可能反对或对抗全球化,甚至对全球化构成挑战。另外,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是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是明显,例如西方的所谓全球主义和“国际主义”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

当前的全球化是不完整、不对称的,不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不对称。资本是最具有流动性的要素,而劳动力的跨国境和跨部门流动则要困难得多。这种原因造成了地区经济集团化的形成。

全球化与一体化往往并驾齐驱。从广度上讲,全球化胜于一体化;以深度论,一体化强过全球化。因为全球化仍然保存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分,而一体化的这种相互联系程度往往无国界。全球化也未必能覆盖全球无缝,而一体化往往能覆盖整个区域或集团,有人称之为“局部的全球化”^[10](第 122 页)。

从理论上讲,“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根植于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全球主义”源于 18 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与世界和平密切相关。市场经济将会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对外贸易的障碍,使各国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利益增多。民主主义则倾向于用非暴力手段解决纠纷,因而不易于产生战争。而一体化实际上是以“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为理论指针的,这一思想可以上溯到 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强权政治理论”,并由此衍生出一种可以称之为“多极稳定论”的观点。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在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化条件下,“多极”具体表现在各地区集团之间的相互经济竞争。面对一个更加相互依赖的全球经济,各国必须形成地区性经济集团,通过区域性合作来维护自身的利益^[11](第 56 页)。尽管概念的起源不尽相同,但其理论基础都是信奉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思想的,即提倡经济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具有共存关系和相容性。

从国际社会现实来看,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区域性经济集团正在大力发展,并将对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设想,当世界各国都分别加入了不同的经济集团,而各区域经济集团的“个性”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共性”时,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时刻也就到来了。因此,也可以说,区域经济集团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区域经济集团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2](第 290 页)。当然,经济全球化决不等于地域经济一体化的简单的、机械的相加的总和。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者也是互为动力、互含甚至互化的,两者并行不悖。德、英、法既是“世界富人俱乐部”——八国集团的成员,同时又是地区性的国际经济组织——欧洲联盟的核心。当今世界唯一超强——美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同时实际上又属于各个区域:大西洋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俄罗斯一方面挤进八国集团——世界富人俱乐部,同时又是形成中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龙头老大。

三、地区一体化与世界多极化的关系

地区一体化与世界多极化是相互促进的。地区一体化是世界多极化的基础,是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具体体现。而地区一体化是在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地区一体化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世界上不同层次和内容、不同宗旨和形式的一体化经济合作组织很多。而世界多极化则是分层次的。在全球层次上,北美、西欧、东亚及形成中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等几个大的经济区分别支撑着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等世界多极。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盟共同经济、外交和防务政策的发展使欧美关系渐行渐远,成为当今世界独具特色的一极。在地区层次上,非洲联盟、南亚、南美、阿拉伯国家联盟、东盟、环黑海等经济合作区分别支撑着埃及、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巴西、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乌克兰等地区力量中心。在更小的“破碎地带”,如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成为相互竞争的地区力量中心;在巴尔干,由于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为新的力量中心。在中东,土耳其和伊朗脱颖而出。在中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中,波兰以自身的面积、人口、综合国力而突出,成为欧洲联盟中“新欧洲”的代表国家。

尽管南北差距仍很严重,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转型国家的恢复和增长,亚、非、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显示了东亚、东南亚、南亚、拉美、南非、中东欧等地区众多新兴力量发展势头看好。从这一意义上讲,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多极化的催化剂和表现形态。东南亚国家联盟扩大为 10 国大东盟,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政治实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必将带来一个双赢的结局。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提议也具有创意。阿拉伯国家联盟反对美国布什政府提出的“大中东改革方案”,在巴以和谈问题上用同一声音讲话。在欧洲联盟内部,出现了一个以波兰、捷克、匈牙利

等东欧地区转型国家为代表的所谓“新欧洲”。

反过来,世界多极化也促进地区一体化的发展。作为国际社会的一极,必然要求自身拥有辐射地带一腹地作为支撑,不大可能孤立于世。美国学者兼政论家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谈到世界上有6大经济政治区:北美组群,以美国为首;欧洲组群,以欧盟为代表;东亚组群,以中国与日本为代表;南亚组群,以印度为代表;不规则的穆斯林新月形区域;可能还有一个欧亚国家组群,以俄罗斯为首^[13](第221-222页)。这既是区域性的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盟,同时也是地区性的政治联盟,体现了地区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统一。该思想也体现了布热津斯基的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观。

当然,多极化毕竟不同于一体化。一体化是原来不同的主权实体逐渐形成某个单一主权实体的过程,其民族国家的界线逐渐消除,要求主权的自愿转移与让渡,往往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关税、经济一体化是其初始阶段,政治、外交、防务一体化是其高级阶段。欧盟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也相对成功的地区。而多极化则是指一种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结构,多个力量中心同时并存,相互消长。多极化要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平等权利,反对单极独霸,一超坐大,是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相对立的。一体化往往是实实在在的过程,而多极化更多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相比于多极化,一体化更多一点主观成分。一体化和多极化是既有平行,又有交叉的两个过程。

四、小结与思考

多极化、全球化和一体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微妙的,既相互作用、并行不悖,又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经济全球化建立了物质基础,政治多极化设计了管理模式,地区一体化提供了具体的实践。多极化、全球化和一体化都是世界历史发展进步的表现。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地区一体化的实质是经济多极化。

全球化既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大趋势,也是客观的现实,其核心是经济全球化。多极化既是全球化过程中力量分散化的结果,也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文化基础。一体化是全球化的深化。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时代的地区表现,直接构成了政治多极化的经济依托。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更不等于美国化,但若无西方和美国的推动,就不会有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是推动力。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资本,跨国公司是其主要载体,世界市场是其主要平台。多极化是全球化时代的政治表现,全球化是多极化的经济基础。一体化既是多极化的反映,也是全球化的具体体现。世界多极化和地区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全球化还是一体化的背景,而一体化是局部的、深化的全球化。由于世界经济、社会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全球化与一体化又构成多极化的基础。

全球化是以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主导的,是跨国的过程与趋势,客观上加强了西方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多极化则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世界多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更多地具有政治、文化和地缘的色彩。不能排除这样一种情况,即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在文化上、政治上担任“第一提琴手”。事实上,多极化除了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外,还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埃及、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通过走地区一体化的道路,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在全球化过程中并不必然被动无为。

多极化的理论基础是现实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一体化的理论基础是区域主义。全球化与多极化虽有曲折,但不可逆转。全球化的对立面是反全球化运动,以多边主义为原则的多极化的对立面是单极化和单边主义,一体化的对立面是本土化和国家民族主义。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性大国,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和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员。中国要发展,就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别无选择。除了与全球化主动力——西方发达国家处理好关系以外,还必须具备区域意识,走东亚、中亚地区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处

理好与亚太周边国家如东盟、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特别要处理好与东亚经济强国——日本和韩国的关系,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与北美、欧洲的区域一体化相媲美,使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之一,从而有利于奠定自己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А·Эльянов.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и до дняющее Развитие [J]. Мир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 шения, 2004, (1).
- [2] [美] 斯蒂芬·克莱斯勒. 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M]. 李小华,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 [3] [俄] 阿·伯罗诺耶夫. 全球化与俄罗斯的认识[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 (5).
- [4] Wolf, Martin. Will the Nation-State Survive Globalization ° [J]. Foreign Affairs, 2001, 80(1).
- [5] [日] 星野昭吉. 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M]. 刘小林,张胜军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
- [6] [德] 乌·贝克,哈贝马斯,等. 全球化与政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7] [美] 詹姆斯·米特尔曼. 全球化综合征[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 [8] [美]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全球化及其不满[M]. 夏业良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 [9] Rosenau, James.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Toward a Post-international Politics for 1990 [M].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9.
- [10] [美] 罗伯特·基欧汉. 部分全球化世界的治理[C]. 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二辑.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11] 对全球化的再认识[J]. 现代国际关系, 2002, (3).
- [12] 鲁毅,等. 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M].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
- [13] [美] 布热津斯基. 大失控与大混乱[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叶娟丽)

Political Multi-polarit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 Regional Integration: Difference and Analysis

LI X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Biography: LI Xing (1966-), male, Doctor, Professor &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bstract: Political multipolarity is the exhibi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latter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ormer.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the regional exhibi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s the support element of political multipolarity. The relations amo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multipolarit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complicated, interactional, contradictory and unified, parallel.

Key words: political multi-polarit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gional integration